

三江源百万牧民放下牧鞭 收生态红利

在青藏高原东部,有一片近40万平方公里的水草丰美之地。这里溪流纵横、河湖广布,被誉为“中华水塔”,长江、黄河、澜沧江于此汇集奔流。

超过100万牧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昔日,他们的祖辈策马扬鞭,以游牧为生。如今,越来越多人放下牧鞭,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共享绿水青山带来的财富。

“藏族本就有热爱自然的传统,现在国家对三江源生态这么重视,我们牧民也要努力做点事。”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哈秀乡云塔村牧民真文德说,他在接受北京大学专家培训后成为一名生态监

测员,近6年持续观察周边野生动物种群变化情况,为科学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期间,他和村民还给附近的10多只雪豹都起了藏文名字。

青海省林草局局长李晓南说,2005年至今,国家在三江源地区累计投入180多亿元遏制当地生态退化趋势,一批批干部家前赴后继在当地扎根,探索生态恢复的“良方”。受此感召,生态保护理念逐步在牧民心中生根发芽,成为大多数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

14年来,三江源地区近10万牧民搬离了草原,

超过70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牲畜养殖数量。他们无怨无悔地由草原利用者变为生态守护者,为下游守住了“中华水塔”,留下了“绿色财富”。

如今,当地百万牧民已迎来生态红利期。玉树州委常委、杂多县委书记才旦周说,牧民通过在生态管护岗位上努力工作,每年可获得2.16万元政府发放的收入,足够改善生活。记者采访发现,三江源国家公园2.7万牧民中,已有1.7万人加入生态管护队伍,基本实现“一户一岗”全覆盖。

(玉树新闻网)



康巴周末

文化视野

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陈相

读书消暑

◎周维强

炎炎夏日,读书消暑已成为最好的乘凉方式。

想想小的时候,家里穷,上学那会儿,除了课本再无其它课外书可读。有时候,求知欲让我见到只要是带字的东西,都会多瞅上两眼。你比如日历、香烟盒上的广告语,甚至是爷爷下象棋的棋谱,我都会拿过来读上半天。我读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课外读物,是一本残缺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说它残缺,是因为这本武侠小说到我手上时,没有封皮,没有目录,甚至第一章的开头都被撕掉了。在那个无书可读的乡下,我就这么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作者的文笔相当了得。虽然是武侠小说,但是小说写得却像是诗化的散文,有气势,有节奏,就连环境描写,也是生动的,小说读完,让我记住了一个人物——李寻欢。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就是古龙的武侠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时至今日,没事的时候,我都会把这本小说拿出来读一读,重温当初阅读时的激情与欣喜。

我读的第一本文学名著是英国作家哈代写的《德伯家的苔丝》,是一个中文系的老师推荐的,这本小说四十多万字,我读的有些囫圇吞枣。因为环境描写和叙事,太过冗长,而且在阅读的时候丝毫提不起兴趣。因为是我阅读的第一本文学名著,而且是在大学校园里,就算装一装样子,也要把它读完才行。于是,就像一个没有食欲的人,被逼着吃了两碗米饭,吃到肚子实在是在不舒服。这本小说,除了记住它的书名和主人公苔丝的名字,再无任何印象。以至于后来,我都在想,我是怎么把这本书读完的。

这两件读书的轶事,同时也让我明白一个关于读书的道理。在这本书是好书的前提下,读书一定要读自己感兴趣的,切忌迷信别人的推荐,有的时候别人喜欢的未必是你自己爱读的。就好比吃菜,别人爱吃的菜,也许你看一眼就没了食欲。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王力在《谈怎样读书》一文中说得更为具体:“读书要有选择,这是第一点,去粗取精;第二点由博返约,首先读历史,其次读文学;第三点是厚今博古。怎样读书?首先应读书的序列,即序文和凡例;其次要摘要作笔记;第三是应考考虑试着批眉;另外要写读书报告,如果你作了笔记,又作了批眉以后,读书报告就很好写了。好的读书报告简直就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

现在是网络文学和新媒体(尤其是微信平台)文学创作蓬勃兴盛之时,传统的纸媒和书籍就像流行歌手演唱会旁的戏曲演出,有点冷落和沉寂。我也曾进行过一段时间的文学创作,后来明白了其创作思路和我的文学创作理念有冲突时,又回归到传统文学写作。

打一个比方,如果说传统文学是饭桌上的传统菜品,那么网络文学就是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大米饭可以天天吃,汉堡、炸鸡如果天天吃,吃的时间长了,不是虚胖就是身体体质在下降。所以,我的阅读感受时,多读传统文学等精品,网络文学可以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拓宽一下阅读的范围。我的这种建议是基于两种文学创作的理念出发,而做出的判断。传统文学在创作时,是一种从心灵出发,发乎于心的近似于灵魂结晶的文学作品。而网络文学则是从市场出发,什么卖钱写什么,写作时,不考虑文学的美学意义。所以,有时即便是一目十行的阅读,也体会不到什么令人难忘的美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作家吴文君在一次文学讲座上谈到读书这个话题时,总结了她的近三十年的阅读体会,她说:“如果从创作的功和思这个角度,阅读还是要读大家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是经过时间的淘洗,流传下来的。时间是最好的去伪存真的老师,时间是最好的阅读大师。”

她还进一步谈到,每个作家其实都有一两本压箱底的书。这些压箱底的书,一定是作家非常喜欢和钟爱的,大都是读了几十遍的名著。她说她压箱底的书就是三岛由纪夫的文集。吴文君老师所说的压箱底的书,在我看来,这些书就像是一个人血液里的盐,声音里的底气,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时,知识作为力量存在时的一种见证。读一本好书,读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以达到谈吐时“腹有诗书气自华”。

我的家就在卡瓦格博雪山下

◎扎西尼玛



当别人问起,扎西,你家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的家就在卡瓦格博雪山下。我所说的卡瓦格博雪山就是现在地图和书籍中所指的梅里雪山,他横亘于怒山山脉中段,是一组峰群。其实梅里雪山是地名误用,在卡瓦格博山系中,确有一座称作“梅里”的山(但不是山峰),意思为“药山”,因山上盛产冬虫夏草、贝母、胡黄连等名贵高山药材而得名。将卡瓦格博误称为梅里雪山始于解放初期绘制的地图。198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沿用此错误地名,以至于1991年山难事件造成的重大影响,梅里雪山代替了卡瓦格博。卡瓦格博在藏语语境里的意思是“河谷地带的白色雪山”。他有两个名称:梵赞卡瓦格博和乃钦卡瓦格博。前者是佛教时期的名称,赞是古老的神灵,指煞神,煞神有八种,也说有十一种之多,具有相当凶猛的力量。卡瓦格博就是在藏地赫赫有名的赞神雪山。乃钦卡瓦格博,即大圣地卡瓦格博。佛教传入藏地之后,对佛教进行了保留性改造,原来一些著名的神山经过佛教加持之后成为佛教的道场,像卡瓦格博就成为藏传佛教著名本尊(藏传佛教密宗修行过程中观修的佛)之一胜乐金刚的刹土,重要的修行圣地。

我有时候也会告诉别人,这座雪山是我的命根子雪山,我是他的命根子雪山。这句话与其说他说明我和卡瓦格博雪山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在告诉自己,卡瓦格博雪山不仅仅是我出生的地方,更是令自己的生命获得意义的无与伦比的场域。

雪山险峻而寒冷,被视作生命的禁区,而在我们的生命里,与雪山结缘,尤其是能够出生在如此重要的神山圣地,是为莫大的福报。

在藏地,神山也有属相,位于滇藏交界处的澜沧江和怒江的分水岭怒山山脉中段的卡瓦格博雪山就属羊。2015年是藏历木羊年,在《卡瓦格博圣地志》中提到,在这座山的本命年,“于印度、圣地、尼泊尔、里域(指今新疆于田、和田一带)、北方香巴拉以及冈底斯山(即冈仁波齐)为首所有康藏的一百二十八处

大圣地和一千零二十二处小圣地的守护神悉皆于这一年内降临于卡瓦格博圣地内而安住。为此人们都做礼拜、巡礼和敬信,举行会供、点燃供灯、竖插释迦牟尼旗幡和修架桥梁,致敬意供养和修习。总之,只要修行,净善犹如变成十万。”卡瓦格博是藏地著名的大神山、大圣地,具有殊胜的加持力,能使人在轮回之中离苦得乐,因此朝拜卡瓦格博雪山是藏民至关重要的心愿之一,尤其在羊年朝拜卡瓦格博,更是一件无比荣幸的事情。我也发愿在木羊年朝拜卡瓦格博。

今年,因为也有公务之需,我在朝拜雪山圣地的同时,还在单位的组织下,与同事们开展转山路上的环境清洁活动。由于藏区公路交通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从各地前来朝拜卡瓦格博的香客与往年相比成倍增多,沿途都有人开设食宿点和小卖铺,由此也出现了垃圾泛滥的问题。

一支错过了“取钥匙”又忽略了朝拜圣迹的转山队伍过了澜沧江上的阳朝桥(老桥是座铁索桥,现在修了新桥,所有的转山者都要在此过江,走上转山的小路),转山的队伍开始上山。按照转山的传统路线,我们应该先到达进山圣地的卡瓦格博,即“外转官门”的钥匙。卡瓦格博转山线路有两条,即内转和外转,也叫大转和小转——外转为围绕整座雪山绕圈一圈,途经云南德钦、西藏察隅县和左贡县,约250公里;小转则在卡瓦格博的正面的德钦县境内内转一圈,约120公里。

与我们同去的北京人老钟一开始就抛出令人应接不暇的问题。我告诉他,这座雪山在藏民心中是一座无比辉煌的宫殿——看着他疑惑的眼神,我说,这座宫殿按照内外两个官门有两个入口,现在我们进入的是外门的入口。

也许是我的语气有些不容置疑吧,老钟刚要张开的嘴又不情愿地合上了。因为从澜沧江大桥边到半山腰第一个山口这段路程我们被安排乘车通过,所以把“取钥匙”这个环节给取消了,这件事确实令我有些不爽,因为“取钥匙”相当于转山者向神山叩门的

仪式,传统上只有取了钥匙,转山才具备了合法性。但因为要大队人马协调行进,于是只好调整自己的心态。

老钟想跟随在我身边,但他的提问太多,而我在转山时又不太想说话,这就难为他了。我知道他来一趟也不容易,也知道他多想了解一些卡瓦格博的信息。其实老钟是个可爱的老男人,有点胖的中等身材,南瓜似的脑袋下面的脸虽然再普通不过,让人看了心里莫名地踏实。就凭这一点,我不再讨厌和他说话了。我这人走路性子急,但老钟让我心甘情愿地放慢了步子。老钟一路上问这问那,又无休止地停下来来看路边的花草草。真是什么也不放过。

我们路上不断遇见逆向而行的教徒,在攀谈中得知,他们都来自西藏成都的丁青县和洛隆县以及那曲的巴青县。老钟又问教徒为什么要倒着转。我告诉他,佛教认为宇宙天体是逆时针旋转的,佛教的“卍”符号就表示了这点,逆向转山就是一种与自然合一的行为。佛教是藏地古老的宗教,崇信万物有灵,它有完整的知识系统和相当完善的仪轨。神山的起源就在那里。在佛教之前,山是祖先的象征,由于灵魂不灭观念,藏人认为雪山是祖先的化身,荫庇着后代安康和幸福。佛教里没有神灵学说,只是在文化改造过程中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因此出现了这种宗教演化情况。我讲了一堆,老钟脑子被弄成了浆糊。

转山之路路上神迹密布,在2003年转山时,汉地来的朋友们人手一本《雪山圣地卡瓦格博》,一本正经地按照书上的指示,对神迹无一遗漏地进行朝拜,令我这个彻头彻尾的藏人感动得一塌糊涂。转山之路本是转经之路,是一条苦修之路,让人在庸常的生活中进入神圣空境,获得解脱的深刻启发。经典里说:朝拜沿途神迹,可使人内心里生起虔敬之心,使虔敬之心获得增进。我们这次只顾着走路,却忽略了朝拜,心中不免愧疚。

到达当晚营地,但见山谷里的草甸上蓝色炊烟氤氲成一片,大有世外幻境之感。吃过饭,本想好好躺下来睡觉,可偏偏被老钟

缠住,要给他讲清楚神山这个名堂。碍于老钟是个憨态可掬之人,便不好意思拂人之意。神山是藏族神灵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且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佛教的宇宙观念之中,把世界分为三界,即天界、年界和龙界,天界居于最上,龙界居于地下,年界处于中间。山神就是年界的主人,他是年界一切神灵的统领者,因此被称为“日达”。我借题发挥,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人就是自然的主人,相对于神山这种观念,是不是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本末倒置了。老钟非常善于回答问题,他的答案是,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人算个什么?什么都不是。说句实话,这样回答似乎太敷衍,但我不能质疑老钟的坦诚。这一天,他像个孩子似的又问又看,是个有心人哪。他是不是怀着虔诚的宗教朝拜心理,并不重要,他心理和身体状态的亲和通融才是最为核心的。但是告诉他一些藏族的传统文化和知识,应该是我对待这位新朋友应有的态度,何况在异域文化环境之中的老钟像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我告诉他,藏人转山,一方面是祈福,一方面是修行。可是老钟的脑子还没弄清楚神山是怎么回事。神山就是有神灵掌控的山,这个掌控者就是山神,在藏区,所有的山都是神山,山神的地位也像人类社会一样有序列,有世界级、部省级或地区级、村县级、家族级的山神,他们有着完整的结构体系。像卡瓦格博是世界级的神山,经典里说,他还是世界神山的总主。这个山神还分世间神和超世间神。世间神是低级神灵,只管物质世界,说通俗一点就是只管冷暖饥饱,而超世间神则管到了人的精神世界,就是有益于人的解脱事业,他因为具有佛性而成为护法。卡瓦格博既是地位很高的神山,又因为之后这个神山的山神具有佛性,在佛教传入藏地之后,成为胜乐金刚刹土的保护神。

因为第二天还要翻越海拔4300米的多克拉垭口,不能太晚,只能粗略地讲。也不知道老钟脑子里有没有云开雾散。老钟也合上记了密密麻麻的本子,老老实实地睡觉去了。

《何以为家》:生了他,就得好好抚养他

◎思衣谷

传递出点明了影片硬核的信息:在近乎绝望很差的国内,“愿所有勇敢的孩子,都能被温柔地对待。”而这种悲剧后的喜剧片子,是让人看到希望和未来的,总给予人要生活下去的力量。

不过,该片也是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选角上,赞恩·阿尔·拉菲亚的表演无疑是出色的,但是在年龄设定上存在很大的反差,在很多看来,故事中的赞恩·阿尔·拉菲亚顶多只有七八岁,却不是一个12岁的“高龄”少年;另外,导演难免有先入为主的情况,一个12岁的小孩,且不论他的政治意识有多强,但小男主角在没有受过教育,以及生活中只为谋生而活的少年,眼界不会一下子就因为自来水流出“普洱茶”的脏水而开骂国家有多烂的言论,顶多他会骂房东的不是。于此,小男主角的政治意识是导演的政治意识,但通过这么一个小孩作为代言人,难为有些先入为主。但话说回来,小男孩总是聪明的,故事接近尾声,他懂得在监狱里通过电视台去控告父母,这一点的政治和法律意识,在通过电视大众媒体的引导下,小男孩有这么一出控告,是很好地体现了小男孩他聪明的自我意识,这是不会揉着导演个人的意识的。

故事的核心是关于小男孩他控告自己的父母,原因是父母生下了他,却没有能够好好的抚养他。相比黎巴嫩,我国的法律是

的结局是喜剧的,虽然扎因为了报妹妹的仇而伤人入狱,但后来转化为成功地控告了父母的抛弃儿童罪,最终扎因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证,并可以出国受教育。而难民清洁工拉希尔最终也找回孩子,得到其他帮助。

从电影艺术来说,该片通过倒叙的方式展开,让人犹如是在黎巴嫩法庭旁听一宗父母抛弃儿童罪案件,以及讨论难民的遭遇问题,而不是让人纯粹地是在看一个虚构的故事,如此更真实更深刻地揭露了黎巴嫩的各方面的社会问题。那些社会问题,都是与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的作品可谓十分契合的,导演的想法和影片的情节元素都极具吸引力。此外,镜头中还用了没有任何绿色色彩的背景,来凸显贫民窟的艰苦困难的现象;以及通过灰尘滚滚的高架桥、车人混合混乱的交通,以及自来水供应不足等现象,来凸显黎巴嫩社会公共服务的差。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影片在情感上更具有说服力,在选角上,导演选择了与剧本有着亲身经历的非职业演员赞恩·阿尔·拉菲亚来主演,这种生活和艺术之间相契合的选择,让作品更真实,让人仿佛在看一部纪录片。还有就是影片中,通过小男主角与婴儿的有趣相处,以及男孩被阳光照耀,小男孩不忍心抛弃婴儿的种种迹象,更展现了此片在情感上更具有说服力

和催泪。是的,这些正能量的信息就是



如果說2019年普利策新聞獎的突發新聞攝影獎頒發給了路透社的工作人員,原因是他們

“將中美洲和南美洲難民迫切需要逃離的痛苦生活以視覺形式表現出來。”,那么該片《何以為家》之所以獲得第91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獎提名和第71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原因是該片展現了以小男主角為代表的黎巴嫩貧民窟里貧民的生存狀態,以及講述難民尋求身份證而艱辛經歷的故事。于此,像這種具有世界人文關懷色彩的現實主義電影從來不會缺觀眾和獎項。將人類悲慘又抱有希望的生存故事搬上銀幕,是光影藝術中最濃厚和吸引的一筆。

該片的故事情節很簡單,主要是通過一個12歲的黎巴嫩男孩扎因(贊恩·阿爾·拉菲亞飾)和一個非洲難民拉希爾(約丹諾斯·希費羅飾)展開。扎因因家裏窮,而又因為父母還要養很多孩子,導致扎因一直沒有上戶口無法受教育,而充當起小鬼當家的角色,到外面打工養家。故事的轉折點是,父母自私地不顧11歲女兒(扎因的妹妹)的感受,和扎因的阻止,就將她嫁了出去。面對父母的自私和拋棄行為,扎因就離開了家。後來與一名難民清潔工拉希爾相遇,然後在拉希爾家當起了帶孩子的保姆,本以為有個短暫的家,但後來因為拉希爾入獄,導致小男孩帶著嬰兒又繼續走上何以為家的路。故事